

# 石破天惊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①



高阳 著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# 石破天惊

# 1

花期将近，春寒犹重，但开封的官绅士民，只要想到去年——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四那天的光景，即令是剪刀样的东风，亦觉得温煦可爱。

那天，下南厅祥符上泛决口，自东往西，挟泥沙俱下的滚滚黄河，突然横决，两大股咆哮的浊流，如二龙抢珠般，一从西南，一从东南，环城而过；西北首当其冲，城墙坍塌了十几处，亏得河南巡抚牛鉴有定见，发动全城百姓，抛砖石成坝，弄了几只大船塞住缺口，昼夜守护，才得保住开封城。

开封城像一只下了锚的船，水与船平，只要稍有反侧缺漏，这只“船”立刻就可以沉入河底。于是驻扎在山东济宁州的东河总督文冲，主张“弃船”——迁移河南省城。牛鉴反对，他这样奏报皇帝：“一月以来，困守危城，幸保无虞者，实由人心维系，若一闻迁徙，各自逃生，谁与防守？恐迁徙未及，水已灌城，变生俄顷，奸民乘机抢掠，法令不行，情状不堪设想。节交白露，水将渐消，惟有殚竭血诚，坚忍守御，但得料物应手，自可化险为平。”

此疏一上，皇帝命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，驰驿到河

南勘查，他的意见与牛鉴相同，认为“省城可守不可迁，决口可堵不可漫”。因此，文冲被革了职，戴了一面枷被拘禁在堤岸上示众；同时，命王鼎署理他的遗缺，主持堵塞决口——这是出于皇帝最宠信的、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建议，因为由禁烟而引起的对英战争，皇帝的意向，始终摇摆不定，穆彰阿一意主和，碍着主战的王鼎作梗，正好借此调虎离山；并且他还存着陷害王鼎的心，如果治河不成，王鼎必受严谴，甚至以王鼎的性情，堵口不能合龙，他不必等皇帝降旨治罪，就会像过去好些负责任的河官那样，纵身一跃，殉身在滔滔洪流之中，岂非天假其便地去了一根眼中钉？

王鼎知道穆彰阿的用心，但他不愿推诿；兴工以后，亲自在工地监督，倦了就睡在轿子里。经过这样六十多天的艰苦生活，终于收功，黄河复归故道；不但保全了开封。且消除了黄河横决，灌注归德、陈州及安徽亳州、颍城一带，合洪泽湖水，冲断高堰，使淮安、扬州两府，成为汪洋巨浸的威胁。

王鼎对治河并不内行，他的能收此大功，得力于一名犯官的协助。

这名犯官叫林则徐。

\*

林则徐字少穆，福州人。道光十八年除夕，奉旨以湖广总督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广东查办“海口事件”，同时受命节制广东水师；说得明白些，他是去主持执行禁烟政策。

卖鸦片烟的是英国人。他们以合法或走私进口的鸦片烟，自雍正年间的每年 200 箱，增到道光十八年的三万四千箱，每

年从中国括走几千万两白银；为此，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个“漏卮宜防，请置重典”，主张禁烟的奏折；皇帝将原奏发交各省督抚议奏，林则徐是响应最热烈的一个，他的复奏中提出“章程六条”，主张严格收缴烟具；勒令戒烟；加重开设烟馆、贩卖烟土、制造烟具者的罪名；责成文武官员劝令亲属及属员戒烟；责成保甲稽查；改进烟犯审问办法。同时附上好几种戒烟的药方。

对于林则徐的陈奏，皇帝颇为嘉许。于是他再次上奏，请加重烟禁，说是大小官员如果视禁烟的命令为具文，“足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”。这两句警语，使得皇帝悚然动容，特召林则徐到京陛见。

那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，厉行禁烟，捉住一个烟贩，决定在瑞典商馆门前处绞。各国洋人拆毁了执行绞刑的木棚，以致与本地人发生冲突，闹成所谓“海口事件”。而在林则徐受命查办时，此一“事件”，实已不了了之。所以他到广州的任务，是在捉拿烟商，在这方面，他有极周到的准备，到广州的第八天，谕令各国洋商，呈缴烟土，并具中英文的“甘结”，声明：“嗣后来船，永远不夹带鸦片，如有带来，一经查出，货尽没官，人即正法。”

英国领事义律，以为林则徐跟他所见过的许多清朝官吏，没有什么两样，起先雷厉风行，然后暗中妥协，到头来依然如故，所以只是敷衍面子，缴了 1000 箱鸦片。哪知林则徐的做法十分强硬，封锁各国商馆，捉了一个英国贩烟商人，这一下义律着慌了，缴出所有的烟土，计两万余箱，共重 237 万斤。每缴鸦片一箱，赏给免税出口的茶叶 5 斤，由广东的官

商捐办，不费公帑。

此举博得了皇帝的高度赞扬；同时降旨，将这批鸦片烟就地销毁。于是林则徐在虎门海滩，掘了许多大坑，引海水入坑成为盐鹵，投入烟土，上加石灰，自然沸扬糜烂。这样经过 23 天，才销毁净尽。

但是，对于“人即正法，货尽入官”的甘结，义律始终不肯照办。而且率领英商退到澳门，下令禁止任何英国商船开进虎门，发出宣言，表示不信任林则徐能够公正温和地处理对英贸易。

情势有恶化的模样，而林则徐是有准备的，他跟两广总督邓廷桢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，巡视沿海炮台，以虎山为第一门户，横档山、开山为第二门户，大小虎山为第三门户，又在海船必经之路的武山前方海道设下木排、铁链双重防御工事，防务相当稳固。

端午以后的两天，香港对岸九龙尖沙咀，又发生了“林维喜事件”，一群英国水手因为买酒买不到，与本地人发生冲突，林维喜重伤致死，林则徐要义律交出凶手，义律拒绝；于是林则徐下令在澳门的中国地方官，断绝英商的供应。义律率领英商，退出澳门，住在船上；由于这种漂泊的生活，引起了英商对义律的不满，也有人觉得林则徐的要求不算过分，愿意出具甘结，恢复正常的贸易。义律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整个计划的个别行动，所以调动兵船，阻止部分英商进入广州；水师提督关天培，为了职责所在，也率领兵船来阻止义律对愿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英商的干涉，因此发生炮战，成为鸦片战争的开始。

关天培一连击退了英军六次；而且九龙炮台还击沉了一艘英国的炮艇。专疏入奏，皇帝的朱批是：“朕不虑卿等孟浪，但诫卿等不可畏葸。先威后德，控制之良法也！”

于是林则徐积极备战，而英国亦调派舰队东来。广州封港，中英贸易全面断绝；在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，朝命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，林则徐继任两广总督，并以江苏藩司、蒙古镶黄旗人裕谦升任江苏巡抚。这半年之中，筹办防务，厉行禁烟，气象颇为振作；到了6月初，英国东印度舰队开到，封锁广州，经厦门北进，攻陷了浙江定海。

这一下，皇帝对林则徐的态度立刻改变了——他个人是个不坏的皇帝，尤其以节俭出名，皇帝的内衣照例只穿一次，他要洗过好几次才换新的；逢年过节才唱一次戏，内廷升平署的行头从不添制，戏台上像出现了一群叫化子，俭德被称誉为“三代以下第一人”。连汉文帝和宋仁宗都不及他。他对于吏治的要求，十分严格；但不幸地，他的气质跟煤山殉国的明思宗很相近，爱憎之间，转变极快，而且缺乏知人之明，为一班腐化的爱新觉罗贵族所包围；这班人最擅长的本事是粉饰升平；此时看到皇帝的内心畏怯，于是以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，大肆活动；皇帝听信谗言，对林则徐下了一道措词极严酷的朱谕：

外而断绝通商，并未断绝；内则查拿犯法，亦不能净。无非空言搪塞，不但终无实济，反生出许多波澜。思之曷胜愤懑！看汝以何词对朕也？

不久英国舰队开到大沽口，直隶总督琦善受了穆彰阿的指使，接受英国使臣懿律带来的英国首相致“中国首相”的

函件，懿律的全銜是：“第一全权使臣”，向琦善出示英文证件后，他在奏折中这样向皇帝报告：

该洋人呈阅所谓“全权”，其式圆而上有斑文，近似符录。

因为有这样不知“全权”作何解、以英文为符录的封疆大臣，便有以下诏为英国人“昭雪冤抑”，并密谕琦善“转告，英人允重治林则徐罪，另派钦差赴粤查办”的皇帝。这个钦差就是琦善。而林则徐和邓廷桢则被革了职。

琦善一到广州，便撤除了林则徐和邓廷桢、关天培所设在武山前面的防御工事：密奏开衅原因，由于林则徐收缴鸦片烟，赏值每箱茶叶5斤，不及烟价百分之一，态度过于强硬所致。然而，替代林则徐当了兩广总督的琦善，原以为赏了烟价，就可了案，身历其境，才知不然；义律向他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，琦善不敢答应。英国兵船轰毁了虎门两旁的炮台，琦善吓慌了，在六神无主、只求息事的心情下，与义律谈妥了《穿鼻草约》，割香港、付赔款、开放广州港口，专折奏请批准。这是道光二十年年底的事。

皇帝的批示是：“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，迷而不返。胆敢背朕谕旨，仍然接受夷书请求，实出情理之外，是何肺腑？无能不堪之至！汝被人恐吓，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，今又摘举数端，恐吓于朕，朕不惧焉。”接着，下诏宣战。琦善则以“擅割香港、危言要挟”的罪名，得到了“革职、锁拿来京、查抄家产”的严谴。

宣战的部署是命御前领侍卫内大臣、雍正同母弟恂郡王允禔四世孙的奕山，为靖逆将军；户部尚书隆山，及名为宿

将、实已年迈耳聋的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，驰赴广东军营，调集川、湘、滇、黔各省兵丁一万余人，剿办“英夷”。广东用兵，照例在江西设兵站、特派前广东巡抚，现任刑部尚书，山西籍的祁嘏为两广总督，驻江西办粮台。

浙江方面以署理两江总督，严劾琦善五大罪的裕谦为钦差大臣。主战派一抬头，林则徐又被起用；赏了一个“四品卿衔”，命他到浙江帮办军务。就在他忙着察看镇海新旧炮位，加紧布置防务之际，接到了廷寄，革四品卿衔的职，与邓廷桢一起充军伊犁。这是因为广东连战皆北，皇帝愤无可泄，受了穆彰阿的挑拨，迁怒于人的缘故。

充军名为“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”；照例是可以在特殊原因下奏留的，王鼎素来钦佩林则徐，因为他曾在十年前当过东河总督，周知积弊，全力改革，王鼎奏请留他在河南襄办堵塞决口的河工。他不但为王鼎的主要顾问，而且大风雪中，日夜与军工民夫一起操作，始终不懈，得在动用六百多万库款，于六十多天以后，克竟全功。

\*

为了祝贺堵口合龙，也为了酬谢林则徐，以及所有出力的人员，河南巡抚衙门张灯结彩，大开筵宴，但河南巡抚鄂容安，只是陪客；主人是王鼎。

辕门外响起鼓乐，巡抚衙门的一名戈什哈，高持名贴，引吭传报：“林大人到！”

于是红顶花翎白髯的王鼎，和河东河道总督朱襄、河南巡抚鄂容安，以及陪坐在下的藩司、臬司、开、归、陈、许兵备道，水利粮务道，开封府知府，一起离座迎接。祥符县

知县是全省首县，照例办差，所以实际上是这天盛宴真正的主人，抢先一步，赶到大门口去站班。

这位“林大人”不穿官服；青衣小帽，踏着安详的步伐，缓缓入门；一眼望见王鼎迎了出来，赶紧趋前数步，长揖致敬：“中堂！”他谦虚着，“不敢当。”

“少穆！”王鼎执着他的手，掀髯笑道，“半年艰辛，今日才得破颜一乐。稍停，我还有喜讯告诉你。”

于是逐一寒暄，王鼎请他“升炕”——炕床的东首是首座，林少穆不肯，“犯官何能高踞上座？蒙中堂宠召，得陪末座，已是逾分。”他说：“朝廷的礼制，不可不顾。”

这话倒也是实情，翎顶辉煌的一二品大员，夹着个青衣小帽的客人，且是首座特客，确是有点不成礼统；首县机警，便即建议：“请各位大人都换了便衣吧！衣冠饮宴，似乎也嫌拘束。”

“这话说得是！”王鼎欣然赞许，“我们照办吧！”

各人的亲随都带着衣包，于是纷纷更衣，重新逊让，林少穆却不过王鼎的坚持，到底升炕坐了首座。

“中堂，”巡抚鄂容安含笑说道：“把那个喜讯，奉告少穆先生吧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王鼎转过脸来，“少穆，这一次河工，你策划周详，辛劳备至，厥功最伟；我特地专折入奏，请皇上加恩。前几天旨意到了，指定‘合龙之日开读’，自然是给你的恩典，伊犁之行，一定可免，开复原官，亦在意中。我先预贺了。”

“不敢！”林则徐起身致谢：“都是中堂的栽培！”

“哪里的话，你帮了我这么一个大忙，我不知何以为谢。

何敢贪天之功，说是我尽了什么力！”王鼎看着左右说：“我们先宣旨，后入席，今天要痛痛快快一醉！”

听这一说，便有人抬过来一张香案，大家一齐起身，跪在香案前面；只有王鼎站在香案之后，从戈什哈手里接过密封的廷寄，端然肃立，然后用指甲挑开封口，抽出谕旨先看一遍。

这一看，王鼎神色大变，目瞪口呆；突然间顿一顿脚，挤一挤眼睛，拿起袖子抹掉两滴老泪，颤声念道：

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谕：“林则徐于祥符塞决工竣之日，着仍遵照前旨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。钦此！”

等读完，王鼎已是涕泗滂沱，摇摇欲倒。自巡抚以次的司道，无不惊愕失色；而林则徐却依然从容，望阙磕头谢恩。然后站起身来，疾趋到在喘息拭泪的王鼎面前，安慰他说：“中堂不必为我难过，能行万里路，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！”

王鼎只是摇头不语，鄂容安便说：“少穆先生功在河南，我忝为河南的地方官，崇功报德，决难坐视。朝廷原有赎罪的功令，我们大家捐廉，请中堂领衔出奏，为少穆先生缴罚缓，免去此行。”

“对！对！”朱襄紧接着附议，“我们拟个章程出来，集腋成裘，容易得很。”

“多谢诸公盛意。雷霆雨露，皆是皇恩，我不敢也不愿逃罪。心领了！”说着，林则徐长揖致谢。

于是庆功的欢宴，变成伤别的苦酒，草草离筵、匆匆整装，林则徐当天就恢复了远戍的行程。七十五岁的王鼎，在这两个多月中为风雪所欺凌，体力大亏；加上这一番刺激，身

心交疲，一下子病倒了。

皇帝为酬谢他的辛劳，将他的“官衔”由太子太保晋为太子太师；又下诏，嘱他安心养病，缓程进京，等到身体复原，再销假办事。然而这些“恩典”，并不能安慰王鼎，尤其是回京以后，听人谈起林则徐有功而不能赎罪，完全是穆彰阿妒贤的奸恶用心使然，他看出皇帝色厉而内荏，一意在作辱国求和的打算，如果林则徐因为河工出力，得以免除遣戍的罪名，当然官复原职，仍以四品卿衔，发往浙江帮办军务，而有林则徐在，求和便不可能；仿佛南宋那样，有岳飞在，与金人谈和便不可能！

“你就是秦桧！你就是严嵩！”回到军机的第一天，王鼎便指着穆彰阿骂，“妨贤害能，你是大清朝的罪人。”

穆彰阿的涵养功夫到了家，笑着避了开去。

“我上了折子荐林少穆。如今只有重用此人，为激励忠义之功，国事才有可为。”王鼎对在军机处的地位，次于穆彰阿而高于自己的潘世恩说：“芝翁，回头召见，你得帮着我说话。”

潘世恩号芝轩，秉持苏州人柔弱恭顺的性格，虽知王鼎是正论，却不愿得罪穆彰阿，所以支支吾吾地敷衍着。

等到军机大臣循例全班进见时，皇帝首先慰问王鼎；他磕头谢了恩，接着便说：“臣夙蒙天恩，位极人臣，今年七十有五，应该说是虽死无憾；但国事如此，臣实在死不瞑目。”

“我知道你忠君爱国。”皇帝戚然说道：“夷人这样肆无忌惮，真正可恨。总要靠你们群策群力、和衷共济，才能转危为安。”

“圣谕极是！”王鼎提高了声音说：“只是金壬在位，正人

被斥，臣实不知如何始于国事有济？”

“金壬在位？”皇帝很注意地问：“谁是奸邪小人？你不妨指名参奏。”

“穆彰阿！”

皇帝一愣，脸色便不好看了。而穆彰阿却能声色不动，保持沉默，与王鼎的横眉怒目，成为一个极强烈的对比。

“穆彰阿欺罔皇上，把持政事；凡所作为，令天下寒心。即如林则徐，臣奏留襄办河工，实心任事，艰苦备赏，将功原可折罪，而穆彰阿奏请仍照前旨遣戍。河南大小官员，听说此事，无不灰心。穆彰阿身为首辅，匡赞纶扉，有安天下之责，像这样的做法，足使人心涣散，天下解体。真秦桧、严嵩之不如！”

“王鼎！”皇帝苦笑着说：“你早酒喝得多了，醉了！”接着使命太监，将王鼎硬扶了出去。

到第二天，王鼎决心犯颜直谏，他认为林则徐并无丧师辱国之罪，不该夺职充军；尤其是以四品卿衔、发往浙江效力，筹划防务，十分用心，无缘无故地再次革职，完全是穆彰阿一个人捣鬼。

“这不关穆彰阿的事，”皇帝答道：“林则徐在广东处置不善，禁烟不曾禁绝，惹起意外纠纷，以致搞成今天的局面，误国之罪难逃，岂不加惩罚？”

“人才可惜。如琦善——”

“琦善，”皇帝抢着说道：“辜恩溺职，我已经治了他的罪。”

“也不尽是琦善一个。”王鼎又说：“扬威将军奕经，在浙东连战皆北；浙江钦差伊里布观望迁延，畏怯不前，已蒙皇

上交部议处，可是杭州将军耆英到京，首先就寻访伊里布的家人张禧——”

“这，”皇帝诧异地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伊里布前在浙江时，令家人张禧暂戴六品顶戴，携带牛羊，到英国兵船上去犒师。英国人回送伊里布呢绒等物，互通款曲。耆英到京，首先寻访张禧，其意何居，不问可知。”王鼎越说越愤慨，指着穆彰阿说：“这都是受了穆彰阿的指使，未曾出师，先作求和的打算，所以要把张禧贮存在夹袋之中；耆英是宗室，蒙皇上特简为杭州将军，专一方之阃寄，而竟倚恃一名家人，办理英人的交涉，成何体统？”

“有这事吗？”皇帝问穆彰阿。

“传闻之言，不可尽信——”

“如何不可信，你找耆英来对质。”

一个言语从容，一个盛气凌人，皇帝开始对王鼎不满，“你让穆彰阿说完！”他放下脸来，语气近乎呵斥。

“如今对英夷的处置，宜乎刚柔相济。而且，用兵之道，变化不一，耆英到浙江，自当遵照圣谕，相机进剿，以张天威。只是英夷兵力不可轻视，如果兵炮未集，不直接仗，则应有缓兵之计可施。耆英寻访伊里布的家人，果有其事，必是这样的用心。”

“嗯、嗯！”耳朵极软的皇帝，对穆彰阿的话，觉得相当动听。

“臣愚昧，”穆彰阿接着又说：“耆英尚应假以事权，以专责成，臣请授耆英为钦差大臣，驰赴浙江省城防守。伊里布对英夷的内情，较为熟悉，可否请皇上赐以顶戴，交耆英带

往浙江差遣？以收刚柔相济之效，伏乞圣裁。”

“好！你写个‘奏片’来！”

“穆彰阿的话，完全不对！”王鼎抗声说道：“臣有愚见！”

“你不必说了！王鼎，”皇帝不悦，离了御座，“你的成见太深。”

“臣不敢。臣是一片赤忱。”王鼎去拉龙袍；皇帝使劲一夺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这一下，把王鼎气得说不出话。他认为耆英、伊里布畏葸无用；穆彰阿却偏偏保荐这两个人，而皇帝居然言听计从！偏听不明，一至于此，看来非有激切的奏谏，不能挽回天意。

\*

军机处的规制，军机大臣黎明入宫；约在辰时进见，除非事先请假，从没有不到军机处的道理，即令临时有急病，亦必遣人通知；而这天，平时入值最早的王鼎，等穆彰阿、潘世恩、祁穹藻、赛尚阿、何汝霖这5个军机大臣都到了，还不见踪影，也没有派人来说明原因。这事就可怪了。

有个满洲话称为“达拉密”的军机章京领班，名叫陈孚恩，江西新城人，是穆彰阿的心腹，一看事有蹊跷，便悄悄跟他属下的军机章京说：“我到王中堂那里去看一看。如果上头问到：王某人怎么不上朝？就说他身子不爽，请假。”

叮嘱完了，陈孚恩出宫找了一匹快马，直到王鼎家，尚未进门，只听哭声震天；陈孚恩便不待门房通达，循着哭声，一直奔到王家上房。

王家的女眷，带着哭声，纷纷走避。陈孚恩只见王鼎的儿子——翰林院编修王沆，带着3个儿子，伏在床脚下痛哭；

床栏杆上吊着一具尸体，正是“老中堂”王鼎。

“怎、怎、怎么了？”陈孚恩一半是真的着急，一半也是做作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老中堂怎么走上了这一条路！”

“子鹤！”王沆只叫得一声陈孚恩的号，涕泗交流，执着他的手跳脚。

“世兄、世兄！节哀顺变。”陈孚恩略看一看，顿足看着王家的听差说：“还不把老中堂的尸身解下来！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不是不解。”王家的老总管垂着泪说：“大臣自缢，先要奏上皇上，派人验了才能解。”

“哪有这话！”陈孚恩说：“我来了就是验过了。快解下来，老中堂这样的身分，弄成这个样子，真正于心何忍？”

王沆已是方寸大乱，分辨不出陈孚恩的话，是对还是错？听任他和听差一起上前，七手八脚把王鼎的尸身解了下来，放倒在床上；陈孚恩趁这忙乱之中，往尸身胸前一摸，果然摸到了王鼎的遗疏，顺手塞入自己怀中。

“世兄！”陈孚恩拉着王沆说：“变出非常，此是你一生祸福得失关头，不可大意！我蒙老中堂提拔，如同门下；你请过来，我们好好商议。”接着便告诉王家总管：“快请张老爷来！”

“我五中如焚，不知如何措手？子鹤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王沆说着又放声长号。

“千万请节哀。这不是哭的时候。”

陈孚恩把他拉入书房，关上房门；先读王鼎的遗疏，果不其然，是痛斥穆彰阿、力荐林则徐。

“唉！”陈孚恩做出万分扼腕的神情，闭眼摇头，好久才很吃力地说：“老中堂出此下策，真正不值！也是傻了。不但害了自己，怕还要害了子孙。”

这句话正说在王沆哀痛的地方；王鼎为官清廉，他自己又是个穷翰林。老父在日，倒有许多机会可以外放一个好缺，无奈王鼎不许；如今失去倚恃，又是母老家贫，后顾茫茫，真成不了大局。因此，泪眼汪汪地看着陈孚恩，大有求援的意思。

“你总也听说了，皇上对林少穆深恶痛绝，老中堂偏偏为此尸谏，岂不是自讨没趣！”陈孚恩又说：“这道遗疏上去，尊公恤典，一定不可得了。既是逆耳之言，又是有伤国体的大臣自缢；皇上心里是何想法，你总也可以体味得到。”

这一说，王沆的眼泪就更加滚滚而下——不是哭老父之死，是哭家运太坏。

“这还不去说它。世兄。皇上的性情你知道的，容易迁怒，尊公的一笔帐记在你头上，一定终身废弃。你不可不三思而行！”

“那，那怎么办呢？”王沆着急地说：“我五中昏瞽，恨不得追随老人家，一起去了吧！”

“千万不可如此！”陈孚恩说：“亏得我赶早一步，事情还可挽回。如今只可报个暴疾，遗疏也不必如此措词。皇上虽对尊公不满，但也十分念旧，一定可以邀得优典。”

主意倒是个好主意，但又觉得父亲死得冤枉，这样做，似乎不妥，就这义利之辨不甚分明的时候，陈孚恩特地派人去请的“张老爷”到了。